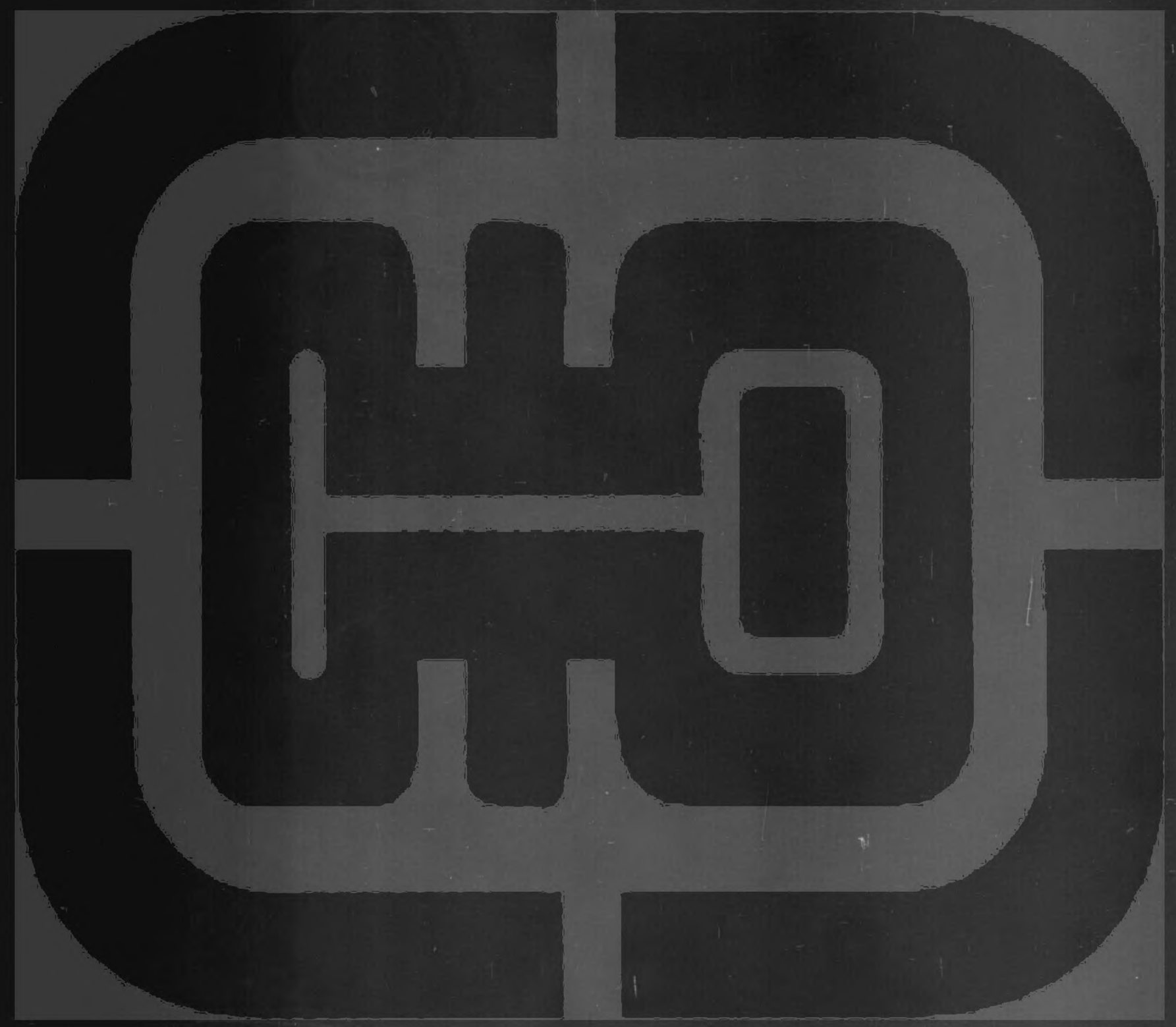


林子全集

門人黃　陽考正

劉永昌參閱

三教會編要略卷之三

西漢

高祖皇帝姓劉名邦以布衣起兵五載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

元年乙未

五年己亥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產爲韓報讐彊秦

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林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若留侯者。豈不智哉。厥後蕭何逮獄。黥布離刑。彭越俎醢。韓信夷族。乃知留侯之飄然遠去者。蓋明於天之道矣。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以曹參爲齊相國。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壹。老子所謂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爲之本旨矣。

六年庚子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往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

十一年乙巳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十二年丙午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林子曰漢高不事詩書而過魯祀孔子豈情也哉寵幸戚夫人屢欲易太子一時功臣戮沒殆

盡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恐非孔子之道也上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刼張良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太子之功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亦有間矣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太子在位七年

附高皇后姓呂名雉臨朝八年

元年丁未

四年庚戌除挾書律。

太宗孝文皇帝名桓高帝中子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壬戌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十六年丁丑得玉杯。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遂詔以是年爲元年。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元年乙酉

三年丁亥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

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后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音。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受書於伏生。伏生名勝。故爲秦博士。時求能治尚書者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鼂錯往受之。

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

孝武皇帝（名徹。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元年（辛丑年號。始於此）

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去。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乃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

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廟長陵高國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史。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

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林子曰。武帝好儒而溺於文辭。慕道而惑於幻妄。若興師致討。以拓地於外夷者。乃其好大喜功之眞心也。

二年壬寅　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上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平原人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主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

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后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

林子曰。文中子謂東方朔人隱也。豈非其詭迹混俗。不求別於人耶。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固遂罷歸。

五年乙巳始置五經博士。

元光二年戊申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

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僊事矣。

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鑠慝。欲不爲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羣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元朔二年甲寅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元狩四年壬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爲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元鼎二年丙寅春。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

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四年戊辰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悅。拜爲五利將軍。尚公主。賚振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竟坐誣罔要斬。

林子曰。武帝惑於神僊。至以方士尚公主。悖之甚矣。且好大喜功之心。與清淨無爲之學。豈不大相遼哉。

六年庚午以倪寬爲左內史。寬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初爲掌故。次補廷尉。見上語經學。上說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時議欲封太山。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問倪寬。對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

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辛未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跡甚大。群臣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林子曰。儒曰聖。釋曰佛。道曰仙。余嘗謂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寸之內。便有仙人在焉。其曰靜處以須之。而武帝猶未悟也。噫。

德和二年庚寅以孔安國爲博士諫議大夫。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申公弟子。治古文尚書。以文章政事

名當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皆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朝有巫蠱事。不復以聞。

四年壬辰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林子曰。武帝不知方寸爲蓬萊。而求之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爲神仙。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有三年

始元元年乙未

孝宣皇帝名詢武帝之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詔立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奢泰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霸在獄中。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神爵元年庚申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交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齊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

甘露三年庚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林子曰。宣帝不用儒生。乃今稱制臨決焉者何歟。大抵漢儒之陋。失在於記誦辭章訓詁讐駁矣。

孝元皇帝名奭宣宁之子在位十六年

初元元年癸酉

孝成皇帝名驁元帝之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元年己丑

河平三年乙未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向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孝哀皇帝名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

建平元年乙卯

孝平皇帝名衎元帝庶孫在位五年

元始元年辛酉

二年壬戌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林子曰世傳梅福仙去然乎不然乎豈詩所稱

明哲保身。梅福之謂與。

三年癸亥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林子曰。余覽神仙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綱爲重如此。乃知山林僻處之士。殊非道家之道也。

孺子嬰名嬰宣帝玄孫在位三年

附王莽莽孝元后之姪也篡漢天下建國號新僭偽一十八年

居攝元年丙寅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篡位。遂隱遯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誦老子。博覽無所不通。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得君平之道爲多。

蜀人楊雄。少而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薦爲待詔。歲餘除爲

郎給事黃門。雄好古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大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倣依。而馳騁之。時人皆曾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王莽時。歆與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莽復召爲大夫

林子曰。伊川曰。漢儒之中。吾心以楊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明道曰。太玄中黃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

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若夫善惡混之說。則其謬也滋甚矣。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

更始元年癸未

東漢

光武皇帝名秀景帝七世孫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元年乙酉

嚴光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玄纁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

陵灘。

二十八年壬子以博士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林子曰。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以內重之。君子視之。葢茂如也。而輜車乘馬。遂有矜色。則桓榮之所養可知矣。

中元元年丙辰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

林子曰。決定嫌疑。不謀之乃心。謀之卿士庶人乎。顧乃信用讖文。斯亦惑矣

孝明皇帝名莊光武之子在位十有八年

永平元年戊午冬十月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

林子曰。明帝受尚書於桓榮。幸辟雍。諸儒執經

問難。豈曰能知孔子之道。後遣使天竺。得梵書眞像以歸。亦豈曰能明釋迦之旨哉

三年庚申四月八日。帝夢一金人。身長丈六。自稱釋迦牟尼佛。生在西域毘藍園。滅度已經千載。云有大敎。囑朕耳之。遂遣使之天竺。尋訪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將梵經釋迦眞像。以白馬馱入洛陽。帝大悅。勑騰蘭於鴻臚寺。翻譯四十二章經。仍造伽藍一所。以白馬爲額。此中國造寺之始也。

林子曰。昔劉向撰列僊傳序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神僊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見於佛經。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往往見有佛書。以二書而觀之。則二氏之學。安有不同。而釋典之來。亦非自漢明帝始也。然明帝徒知求佛於外。而不知求佛於心。徒知誦佛之經。而不知了佛之性。世謂明帝好佛。豈其然哉。

迦葉摩騰。竺法蘭。所言。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爲其人死精神不散隨復變形。生時所爲善

惡皆有報應以勸誘世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林子曰騰蘭二僧此言已失釋氏之旨矣或問輪廻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廻之旨也若報應之說果足以勸誘世俗華其邪念而興其善心以贊夫賞罰之所不及也豈不美哉

佛法入東土獨楚王英寔先好之後竟逆謀自殺林子曰王莽受禮經師陳參而終於篡盜楚王英事浮屠爲寔先而卒以謀逆豈儒佛之道非耶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而修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海南太守拔書佐袁安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崇治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寔

十四年辛未令所司造寺十所七寺住僧三寺住尼有願出家者勑騰蘭二僧爲之剃髮此中國爲僧爲尼之始也

林子曰余自序醒心集。大意謂倫屬道術二者不可偏廢。或先了斯道。後屬綱常。或先屬綱常。後了斯道。若釋氏不祝髮。安能斷去淫欲。以精進斯道哉。或曰。釋氏祝髮之敎是歟。林子曰。余亦未敢以爲是也。若不祝髮。則不能致志。今日爲道。而明日叛去。未可知也。故釋氏要覽曰。落髮後稱息慈。謂安息在慈悲地也。或曰。今之和尚不祝髮歟。林子曰。古之祝髮以謀道也。今之祝髮非謀道也。要之以敎下根下器之人。而大根大器亦不以此爲重矣。故曰。凡屬有相。都歸幻妄。若必祝髮。是著相也。是幻妄也。

孝章皇帝（名烜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建初元年（丙子）

元和二年（乙酉）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主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

中。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元元年己丑

張道陵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而神靈。七歲讀道德二篇。即達其旨。於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說。皆極其妙。帝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車駟。徵爲太傅。加封冀縣侯。三詔不受。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人生百歲。豈能長存。惟清心寡慾。則天下自治。何以臣爲。後人傳其得道。白日飛昇。以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授其長子衡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宗親子孫不傳也。

林子曰。余要旨書。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形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者。神也。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而白日飛昇。豈非神歟。黃帝之僊去。唐堯之殂落。皆此義也。或問九鼎神丹之義。林子曰。鼎譬之身也。九陽數也。曰九鼎者。謂身中之得陽也。心屬火而色丹。曰神丹者。

謂心之神明不測也。若世俗所傳丹鼎之事。以余之智。實不足以及此。然縱有之。亦非馳騁於名利之府。恣睢於百欲之場者之所能爲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之子在位一年

延平元年 丙午

孝安皇帝 名祐章帝之孫在位十有九年

永初元年 丁未

延光元年 壬戌 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閎爲功曹。引進郡人陳蕃黃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見袁閎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矣。太原郭泰。少遊汝南。先

過衰閥。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泥。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之子在位十有九年

永建元年 丙寅

四年 己巳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永嘉元年 乙酉

孝質皇帝 名纘章帝玄孫在位一年

本初元年 丙戌

孝桓皇帝 名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

建和元年 丁亥

永興元年 癸巳 鑄金浮屠及老子像。禁中供養。覆以百寶華蓋。帝事之盡敬。

林子曰。崇浮屠老子之像。而不識浮屠老子之心。果何益哉。

延熹二年己亥郭泰博學善談論性明知人初遊洛陽李膺見之曰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爲友于是名震京師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九年丙午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裴楷上書曰今宮中立浮屠黃老之祠而陛下嗜慾不去殺伐過理又艷姬艾女以極天下之麗甘肥食美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佛老乎書奏尚書承旨奏楷誣罔請正楷罪

林子曰即不殺伐寡嗜慾遠色節食去浮屠老子之學亦已遠矣要之事浮屠而不知浮屠事老子而不知老子事孔子而不知孔子天下後世比比皆是也

時宦官用事而善風角張成交通宦官上書告李膺等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皆海內人譽遂下李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時度遼將軍皇甫

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與焉。

孝靈皇帝 名宏章帝玄孫在位二十二年

建寧元年戊申

二年己酉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希之者惟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是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考治上可其奏李膺死范滂亦自詣獄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

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之子在位三十一年

初平元年 庚午

建安十二年 丁亥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三往乃見。

林子曰。孔明出師表。古今稱美。若木牛流馬。列石疊陣。抑又奇矣。至於論學。則曰。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又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十六年 辛卯 以劉翊爲陳留太守。翊好長生術。常能

周施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車敗牛困翊逢之語即推車牛與乘不告姓名而去季札意其于翔翊字後自耻假乘翊閉門不與相見嘗爲功曹時上遷都西京道路冦阻翊舉計椽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惟餘車馬自載見士大夫病死道傍以馬易棺脫衣殮之逢知故餓困於路殺駕牛以救其乏人或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林子曰世人每以陰德陰惠惟恐人知以自徼福報豈所謂順事而無情哉後翊竟以急人之困而自餓死殆知有人而不知有已墨氏之害仁也

費長房初爲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

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

之照臨。亦有山岳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昭烈皇帝（名備漢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

章武元年（辛丑）

後皇帝（名禪昭烈帝之子在位四十年）

建興元年（癸卯）

二年（甲辰魏黃初五年）魏陳思王曹植。不好黃老。惟讀佛經。每留連歎玩。以爲至道之宗。

林子曰。不知黃老。安識牟尼。

延熙三年（庚申吳赤烏三年）吳主聘葛玄。以賓禮待之。玄少失怙恃。生而穎秀。英資振發。性識明茂。常朗誦莊老。安閑澹泊。內足無求。太子登爲築別室。日親訪問玄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此廣成子答黃帝之妙旨也今殿下位居儲官將嗣大寶要在清心寡慾遠佞尊賢拔擇英豪光宅天下燮調四時撫育群黎此乃四海無疆之休豈特一身之福哉太子稱善

四年辛酉吳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僧會初至金陵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主召見會因言靈骨舍利神應無方吳主遂爲之建塔於佛佗里

林子曰大抵言佛多入於怪遂令佛之法不信於天下後世殊不知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或曰塔藏之義既聞命矣敢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闞澤仕吳爲太子太傅。吳主問澤曰。孔老之教。比佛若何。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氏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矣。

林子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儒者所學之大也。而闞澤乃以釋氏爲先天。而孔老爲後天者。是不惟不知孔老。亦且不知佛矣。

吳魏伯陽性好道術。不耽祿位。嘗擬周易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

林子曰。朱子註參同契。以切字而易其名曰鄒訢。嘗有言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解註之詞。尚多闕疑而未詳。

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爲之解註。

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臥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

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竟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夭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物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林子曰。參同契此言。眞足以破萬古之迷矣。至於子時冬至。封爻斤兩等語。亦皆耶譬之詞也。

十二年己巳魏嘉平元年魏何晏好莊老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効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林子曰。何晏附麗大將軍爽。以謀遷太后專政。樹黨。亦競爲清談者何耶。豈非談清行穢。特以老莊之書。而飾其詐爾。

十七年甲戌天竺三藏曇無德。齎四分律至洛。曇諦亦善律學。出戒經一卷。曇摩迦羅見比丘剪髮。未有律儀。遂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此中國受戒之始也。

林子曰。此卽儒者不知主敬存心工夫。而外惟

勉强以攝伏其心者同也。六祖曰。但於此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者。乃宗上乘之至教也。若律學戒經。徒以求其外。不過小乘法門爾。況步趨堯舜。而心不堯舜。亦未可知也。

景耀四年辛巳魏景元二年魏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騎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飲酒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

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嵇康從之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

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生。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故及於難。

蘭期初居兗州。精修孝行。後遇眞人弘康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吾陳孝道之敎。後晉當有許遜者。傳吾孝道之宗。汝當以此授之。

卷三終

林子全集

三敎會編要畧卷之四

晉

世祖皇帝 名炎司馬昭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太始元年乙酉吳甘露元年 吳主孫皓。遍毀神祠。被及梵宇。遣使召僧會。問佛之善惡報應。會曰。明主以仁德治天下。則赤烏翔。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皓曰。周孔既明。何用佛敎。會曰。周孔不欲深言。畧示其迹。佛不止淺

言。故示其要。皆以勸人爲善也。

林子曰。卽無善惡報應之理。然此言亦足以懼齊民。而革其非心。亦一助也。且孫皓鑿人目。剝人面皮。所謂周孔之道安在。而曰何用佛教者。似若有以辨佛教之邪。曾留心於周孔之道者。亦可笑矣。

許遜爲旌陽縣令。遜少小通疎。與物無忤不求聞達。朝廷屢加禮命。乃起爲縣令。時年四十二。視事之初。誡吏須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縶。悉開諭以道吏民悅服。咸願自新。發擿如神。吏不敢欺。其聽訟必先敎以忠孝慈仁。恐愼勤儉。近賢遠姦。去貪戢暴。具載文誡。言甚詳悉。復患百里之遠。難於戶曉。乃擇秀民之有德行。與耆老之可語者。委之勸率。故爭競之風日銷。久而至於無訟。後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無計借留。所在立生祠。家傳畫像。敬事如神明焉。啓行之日。贏糧而送者蔽野。有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家。願服役不返者。乃於宅東之隙地。結茅以居。狀如營壘。故號

許家營焉

林子曰老子桂下。莊生漆園。豈其放志縱情以爲高。飡霞飲澗以爲潔哉。昔元黃元吉有言曰。都僊許眞君。曾爲蜀郡旌陽縣令。吳君（名猛）仕吳爲西安縣令。天性至孝。陳君（名勳）周君（名廣）皆世族儒生。甘君（名戰）乃草澤布衣。施君（名岑）初爲鄉壯士弓劒絕倫。彭君（名伉）舉孝廉。仕晉累遷尚書左丞。盱君（名烈）鍾離君（名嘉）皆都僊姊氏之子。黃君（名仁覽）實都僊之婿。任青州從事。如上皆坐家修行之士也。此外惟有曾君（名亨）時君（名荷）從少爲黃冠士。然皆慕許眞君孝道之敎而成眞焉。

遜遊丹陽黃堂。問道於女師諶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自是道法益進。戮蛟斷蛇。功濟生靈。又著八寶垂訓曰。忠孝廉謹。寬裕容恐。忠則不欺。孝則不悖。廉而罔貪。謹而勿失。脩身如此。可謂成德。寬則得衆。裕能有餘。容而翕受。恐則安舒。接人以此。咎怨滌除。鄉黨化之。皆遷善遠罪。孝弟興行。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眞君所居環百餘里。盜

賊不入。閭里宴安。年穀屢登。人無災厲。至寧康二年。拔宅上昇而去。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於天。即如世人捨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記靈寶壇有曰。在天爲黃中。在地爲烏眞。在人爲丹扃。是中者。天地人之道。一而已矣。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先生。授以眞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略曰。有如飡松并服术。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肚裏鳴。假若

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知他多少閑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閭爲命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婬精。更有仰天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爲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眞。晝夜一飡爲世用。身體尫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睛。竦肩縮項思咨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爲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眞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籙。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孝惠皇帝（名衷武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熙元年（庚戌）

元康七年（丁巳）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寀。輕出遊畋。

性復貪吝園田遍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用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椽是時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朝野之人多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酒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

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淡爲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林子曰王戎嘗拔虛名而執牙籌以自會計王衍宅心事外而品人物以爲世準者何歟至於樂廣阮咸等流悉皆名教之罪人君子所不道也若裴頠慾而無厭其於崇有也不已甚乎

太安二年癸亥沙門李孝龍有機辨講放光般若人皆崇仰阮瞻庾凱尤敬之有嘲其胡服者龍曰以道觀之誠不見有容服之異彼謂我辱我棄彼榮則無心之貴愈貴無心之安愈安矣

林子曰生於胡而胡服可也生於中國而胡服不可也

孝懷皇帝名熾武帝之子在位六年

永嘉元年丁卯

孝愍皇帝名業武帝之孫在位四年

建興元年癸酉

中宗元皇帝名睿宣帝曾孫在位六年

建武元年丁丑郭璞博學高才有道術帝初鎮建鄴遷著作佐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蕩除瑕釁贊陽布惠從王敦鎮姑孰將舉兵向京師令璞占夢璞筮之曰無成敦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殺之

向子平性尚中和好言黃老貧無資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後男女婚嫁既畢勑斷家事徧遊五嶽

太興三年庚辰楊都瓦官寺竺僧敷因時人不識心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萬物耳敷乃著神無形論以闡之略云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

肅宗明皇帝名紹元帝之子在位三年

大寧元年癸未

顯宗成皇帝名衍明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咸和元年丙戌

咸康四年戊戌趙建武四年石虎問佛圖澄曰朕爲天下

主。非殺無以肅清海內。奈何。澄曰。帝王事佛。惟在體恭心順。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頑無賴。非化所遷。有此罪戾。安得不殺。若爲暴虐。害及無辜。雖傾財奉佛。亦無益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亦慈悲也。

佛圖澄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及省視。傲然而臥。意欲殺之。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段干。漢高周黨。管寧不應曹氏之辟。皇甫不就晉世之徵。二聖四君。共嘉其節。激厲貪競。以峻清風。且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無隱士傳乎。虎悅其言。

康皇帝 名岳。成帝之弟。在位二年

建元元年 癸卯

孝宗穆皇帝 名聃。康帝之子。在位十有七年

永和元年 乙巳

四年 戊申。趙建武十四年 佛圖澄遣人告虎。以死期將至。虎

愴然即往。自慰諭之。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定數。非所能延。苟業造無損。雖亡若存。而戒律有違。生亦何益。伏願心存佛理。奉法惟恪。宜享休祉。惠及下民。若布政猛烈。淫刑酷濫。不自懲革。終無福祐。數日果卒於葉宮寺。

七年辛亥　吳睦少爲縣吏。掌局枉尅。法應死。遁入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孫先生。自首事實。冀得改行從善。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四十年。後亦得道仙去。

林子曰。孟子所謂惡人齊戒。可以事天者。非與。故食既而復。則日月之照臨自若也。惡積而更。則心性之粹然自在也。

哀皇帝　名丕。成帝之子。在位四年

隆和元年壬戌

帝奕　字延齡。哀帝之弟。在位六年

太和元年丙寅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元帝之子。在位二年

咸安元年辛未

烈宗孝武皇帝名曜簡文帝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寧康元年癸酉

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道安以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沙門。皆稱釋種。遂爲定式。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葢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十八年癸巳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嘗著實相論二卷。并維摩經。姚興奉之若神。後興以宮女十人與之。一交而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嘗曰。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泥也。

林子曰。余所謂先了斯道。後屬綱常者。羅什之謂也。昔唐釋元珪有言曰。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余竊善之。若其有心。便是違心。若惟致戒。便是破戒。違心破戒。去佛遠矣。或曰。雖柄非權。然則佛氏官乎。林子曰。官矣。而心之寂然

禪者。山林也。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

安皇帝（名德武帝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隆安元年（丁酉）

四年（庚子魏天興三年）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魏主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鍊藥成。令死罪者先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林子曰。陶埴有言曰。凡言水銀可以爲金丹者。妄人也。言硃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夫試之罪人既不驗矣。而又訪求不已者。何爲也哉。

元興三年（甲辰）桓玄西奔伏誅。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釋慧遠。候迎遠。遂稱疾。帝詔賜使勞問。遠報書曰。釋慧遠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帝又詔答曰。法

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相見之期。徒增歎恨而已。

林子曰。釋慧遠不屈已枉見。亦孟子稱疾不朝意也。

釋慧遠招陶潛入白蓮社。潛謂許飲即來。遠許之後亦攢眉而去。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肅然心服嘗求入社。遠以其心雜不許。

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逆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粟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居常安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每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後徵著

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及卒。世號爲靖節先生。

林子曰。自祭之文。出於屬纊。而挽歌之作。成於暇日。陶靖節可謂明於生死之故。而曳杖易簀之後。鮮有聞者。其詩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又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又曰。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曰。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又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知道之言。閑情之適也。吳澄曰。責子有書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舉無媿焉。忘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余嘗謂東方朔人隱於廟廊。陶靖節人隱於巖谷。混世和塵。孰能測識。若文中子謂元亮放人

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
閉關矣豈足以盡淵明哉
嘗作桃花源記以寓意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
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
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
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
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
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
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
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
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及出
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
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林子曰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絶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閒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恭帝 名德文安帝之弟在位二年

元熙元年 己未

宋

高祖皇帝 姓劉名裕什晉封宋王受恭帝禪在位三年

永初元年 庚申

二年 辛酉 帝自西伐長安素籍什僧導名要見謂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一日勑於瓦棺寺開講帝與公卿畢集導謂帝曰護法弘教莫先帝王陛

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沙土瓦礫。便爲自在天宮。

林子曰。了其性而明其道。則到處便爲自在天宮。而此心便爲自在菩薩。學佛之徒。能知此意者亦鮮矣

營陽王 名義符高祖之子在位一年

景平元年 癸亥

太祖文帝 名義隆高祖之子在位三十年

元嘉元年 甲子

四年 丁卯 天竺求那跋摩。初遜國出家。屬國諸王皆受其戒持。遊闍婆國。帝聞其名。遣使航海往闍婆邀之。問曰。寡人常欲持齊不殺。以身應物。弗獲所願。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苦節。即同凡俗。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百穀滋繁。以此持齊。齊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大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

弘濟耶。帝撫几嘆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之言。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帝尊爲師。命居祇園寺。講法華經。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所未聞。闍婆國王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吉祥天子。教化種智。安穩衆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

林子曰。余嘗謂釋氏之教。心齊爲上。若惠能匹夫也。亦喫肉邊菜。故苦節非以奉佛。而茹葷不爲破戒。

五年戊辰 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凉主蒙遜甚重之。

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十二年乙亥 帝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元保曰。朕無暇讀經。因果之說。昧然未究。以卿輩時彥。率皆信敬。范泰謝靈運。皆因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比見顏延之釋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其脫大明性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示。委卿

增損。必有以戒去浮淫。無傷弘奬者。尚之對曰。竊謂渡江以來。王道周顗庾亮王濛謝安郗超王坦王恭謝尚戴逵郭文孫綽等。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皈依。慧遠曰。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切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脩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僞難分。去取未易耳。

林子曰。天之廣大。不以醜類而有所遺。海之含弘。不以非種而有所棄。故儒術昌。而僞學得以恣睢焉。浮屠熾。而奸僧得以肆志焉。

十九年（壬午魏太平三年）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林子曰。詣道壇受符籙。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眞堪發一笑。

十二月宋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二十三年丙戌魏太平七年崔浩勸魏主盡誅沙門毀諸佛像從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初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見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爲亂耳遂悉誅之

林子曰二氏者流每以假權逆謀悉皆儒流爲之豈其然哉然二氏之逆謀者少特權不在無以爲資耳至於風角張成之變沙門蓋吳之謀而曰釋迦老子之罪也可乎

二十七年庚寅魏太平十一年十一月魏主至魯郡以太牢祀孔子

世祖孝武皇帝名駿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孝建元年甲午

大明二年戊戌詔曇宗法師懺罪帝因曰朕何罪而勞卿爲懺宗曰舜稱予違汝弼禹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

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

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罪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義也。後之學佛者失之矣。

太宗明帝（名彧文帝之子在位七年）

太始元年（乙巳）

三年（丁未）周顒累遷直侍殿省。見帝慘酷。不敢顯諫。輒誦罪福因緣之事。帝爲少沮。於鍾山西別立精舍。休沐則歸之。終年蔬食。雖有妻子。而遠居山舍。宰相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菘。綠葵紫蓼。蕭子顯戲問菜食何味。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其標致如是。

林子曰。明帝慘酷。爲之少沮。休沐山居。不廢政事。稍得釋氏之大意矣。

七年（辛亥）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

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齊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剜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此肉爲藥奚以怒爲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泰豫元年（壬子 魏延興二年）魏顯宗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乃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

林子曰必其處世而有遺世之心居富貴而有薄富貴之志者斯爲得之矣若魏顯宗豈其人哉

蒼梧王（名昱明帝之子在位五年）癸丑元徽元年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年）丁巳昇平元年

齊

太祖高帝姓蕭名道成仕宋封齊王竟代宋在位四年

建元元年己未

四年壬戌帝幸莊嚴寺聽行遠法師講維摩經公卿畢集帝座稍遠不聞法音中書張緒勸遠遷座近帝遠不從俄頃帝自遷座近之

世祖武帝名賾高帝之子在位十有一年

永明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爲難

林子曰以因果而奉佛志則陋矣富貴貧賤都由天定若所謂因果者有因則有果爲其事而有其功也豈特爲去禍耶福者言耶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亦或足以爲審去就而召吉凶者

之明訓也

十年壬申魏太和十六年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耍邑周公於洛陽皆命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父親行拜祭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服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魏主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無老於階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高宗明帝名鸞高帝兄子在位五年

建武元年甲戌

東昏侯名寶卷明帝之子在位二年

永元元年己卯

和皇帝名寶融明帝之子在位一年

中興元年辛巳

梁

高祖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禪在位四十八年

天監元年壬午

四年乙酉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詔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林子曰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則國學爲觀容之徒飾明講授而無心身之益則講授爲口耳之贅詞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須菩提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

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爲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若所謂天雨花者道人住處而四時皆春故也

十四年乙未魏延昌四年初魏肅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耳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

林子曰上世崇佛以心以性後世崇佛以廟以塔以太后之專朝又且濁穢落髮事佛豈其本心

十六年丁酉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朝廷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

林子曰以奉佛而廢祭與紂之昏棄厥肆祀者同一罪戾也

詔凡造寺勑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爲扁時人稱寺爲蕭寺

林子曰釋迦豈蕭氏佛耶大抵以釋爲姓與以蕭爲扁者皆非也殊不知心乃蕭氏之佛以梁武之誕自不足以知之矣

十八年己亥魏神龜二年　魏胡太后好事佛。民多絶戶爲沙門。高陽王友季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絶嗣。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志。一身親老。棄家絶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敎乎。又今南服未靖。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爲沙門矣。

林子曰。以釋迦言之。惟明心性之旨。謂之鬼敎則非也。以學釋迦者言之。惟事妖昏之談。謂之鬼敎則是也。賦役既煩。出家自衆。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敎之福。葢言非規避之徒。卽是習懶之侶也。然學佛雖衆。或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又未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卽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袈裟昌。而倫續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異見王外國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

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

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普通七年丙午天竺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至南海。達磨乃國王之第三子也。初名菩提多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至南印度。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之。而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旣而祖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廣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

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造於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帝遣使詔迎。十一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自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達磨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爲功德。陋亦甚矣。馬令南唐書曰。說因果以爲法。飾土偶以爲佛。將以斬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斬超脫耶。而愚孰大焉。

帝問達磨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不領悟。達磨知機不契。遂往少林寺。面壁九年。

林子曰。自迦葉微笑之後。而禪機之說遂興。大抵佛祖以心傳心。以神感神之微旨也。後世釋門者流。不知佛法之謂何。乃以誕妄不經之言。

以鼓世惑俗也亦可怪矣至於面壁亦有妙義。
葢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
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
道若謂之九年者九陽數乃得陽也。
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侍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
多委有司。
林子曰不郊祀則非仁人不廟享則非孝子不
視朝則非子民之君三者無一有焉乃欲以遊
騁之侈心而邀未來之福報可謂惑矣。
大通二年戊申二祖慧可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達磨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慧可曰我心未寧乞
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良久曰覓心
了不可得達磨曰我與汝安心竟。
林子曰不安心而心自安者安心之妙義也若
必安心而後心安者告子之執着也。
達磨初居少林寺爲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
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
未契理達磨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慧可忽

曰我已息諸緣達磨曰莫成斷滅去否慧可曰不成斷滅達磨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

大通元年己酉九月癸巳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清淨行大捨以便省爲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座爲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以錢一億萬祈白三靈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宮

林子曰後世以出離生死之言遂有捨身事佛之說殊不知出離生死之旨蓋言不死者心而以心爲大終歸於盡者身而以身爲輕也

魏胡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

林子曰魏太后落髮梁武帝捨身蓋不知釋氏

宗旨。而誕妄一至于此。至令天下後世耻言佛亦無足怪矣。然此豈特帝王之醜。亦非佛教之福也。

達磨欲返西竺。命門人等各言所得。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達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達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達磨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授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林子曰。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耶。林子曰。心性之大

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雖風雅之未詠。今亦可得而詠也。至于謹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于心性之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之陳辭故紙者惑矣。故守章句者迂儒也。誦佛經者鄙僧也。

五年癸丑二月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大會。自皇太子王侯已下百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僧等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更述制儀。其餘僧尼道士女冠居士五衆。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直復數萬人。天監初誌公自持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帝亦未喻其意至是三十餘年。乃鳴錫升堂。執扇講說。抑有冥符。是講也。東儲啓請。止許七日。諸僧鑽仰。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乃終於三七日。解講之晨。帝躬虔禮大衆。咸矚帝捨施錢銀絹物。直一千九十

六萬。皇太子奉寶經函布施。及六宮所捨六百餘萬。時朝臣至於民庶。並各隨喜捨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中大同元年丙寅三月帝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惠經。是夜同泰寺浮圖災。帝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林子曰梁武帝乃盜簒者流。欲以建寺齊僧以求福利。竟困於侯景者。亦釋氏所云報應之常也。捨身一事豈其情哉。至於贖錢百萬。許請還宮。則武帝之情見矣。

太宗簡文皇帝名綱武帝之子在位二年

大寶元年庚午帝登重雲殿。侯景與帝禮佛誓曰。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

林子曰豈意西方聖人之教。乃爲奸雄之徒竊之以生亂哉。侯景蓋有所挾而要盟也。簡文帝

能無從乎。

世祖孝元皇帝名繹武帝之子在位三年

承聖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梁主詧好玄談。九月於龍光殿講老子。魏遣于謹宇文護楊忠將兵五萬入寇。梁主帥衆會之。因停講。內外戒嚴。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梁主聞疑之。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敬帝名方智元帝子在位二年

紹泰元年乙亥齊天保六年八月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勑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陳

高祖武帝姓陳名霸先仕梁封爲王竟代梁在位三年

永定元年丁丑

二年戊寅五月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

世祖文帝名蒨始興王之子在位七年

天嘉元年庚辰二祖慧可。自少林托化西歸。博求法嗣。三祖僧璨。挈來投禮。而問慧可曰。弟子身纏風

恙請和尚懺罪慧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璨良久曰覓罪不可得慧可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璨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慧可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

林子曰不懺罪而罪自懺者事心之功大也或問事心懺罪之旨林子曰心譬之日也罪譬之霾也故心明而罪消日出而霾滅

臨海王（名伯宗文帝之子在位二年）

光大元年（丁亥）

高宗皇帝（名頊始興王之子在位十四年）

大建元年（己丑）

九年（丁酉周建德六年）周武帝既滅齊據鄴都集僧道宣廢教之旨法師慧遠出而對曰陛下既統臨大域憲章三教而明詔曰眞佛無像誠如綸音然耳目蒼生賴經聞佛藉像表眞若將廢之無以興善帝曰虛空眞佛咸自有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以前經像未至何故不知眞佛帝無荅又曰若不藉經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何不知五常帝無荅又曰

若以泥塑無情事之無益國家七廟亦是敬順之道詎可廢耶又詔吉遣僧反服以崇孝養遠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以遠抗旨怒見辭色遠坦然無懼復曰陛下縱勢力毀大教佛言幽冥之報不揀貴賤貧道切爲陛下惜之帝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趨阿鼻何處有樂帝理屈但云僧等且還乃勑左右引退不懌而罷齊境僧尼並令反服

林子曰嗟乎嗟乎慧遠其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否耶襲佛流之敝犯不孝之名釋迦之道不著其蔽一至於此豈不惜哉或曰釋迦惡得無罪林子曰木槨之歌短喪之請豈孔子之過哉

周武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乃欲廢佛存道因大集百僚命沙門道士辨其優劣道士張賓預飾詭辭竟爲沙門智炫所屈帝怒勑賓下座帝自升座言曰釋迦納妻耶輸氏多羅生子

羅睺羅。此主不淨也。又經律中。許僧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也。又曰僧道罪過。好行淫泆。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遞相攻伐。朕意將除之。智炫曰。僧衆造罪。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而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可以子逆臣叛。而遂空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傳。豈得以僧尼犯罪而廢。帝愕然。智炫又曰。陛下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周武庶生）帝變色罷朝。羣臣衆僧皆爲炫懼。炫曰。就戮如歸。有何可懼。數日下詔。俱廢二教。

林子曰。多羅睺羅。釋氏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茹素也審矣。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捨菩薩之心。以善方便。化已眷屬。合入菩薩智。令生熟解脫。雖與同止。心無所著。又曰。佛子菩薩摩訶薩。不離慾界。入色界。無色界。無禪定解脫。及諸三昧。決疑論云。俗間之境。畏而離之。是二乘法。染而愛之。是凡夫法。維摩詰經云。有長者名

維摩詰。久於佛道。心已純熟。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云居家。不著三界。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好相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由此觀之。淨而不淨者。心不淨也。不淨而淨者。心淨也。後之學佛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亦末矣。

長城公（名叔寶高宗之子在位七年）

至德元年（癸卯）

三年（乙巳隋開皇五年）隋主受菩薩戒。乃下詔曰。菩薩之戒。以解脫爲先。戒行之本。以慈悲爲始。今囹圄幽暗。有慟于懷。自流罪以下。悉令原放。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隋

高祖文皇帝（姓楊名堅初封隋王尋稱帝在位二十四年）

仁壽三年（癸亥）王通奏太平十二策。通少有四方之

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至是西遊長安帝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不售而歸教授河汾受業者千餘人嘗續詩書脩元經讚易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林子曰文中子曰天下無嘗罰二百載矣元經可不作乎又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不續乎又曰千載之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其自負之重也如此劉炫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文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文中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文中子之學蓋知本矣其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蓋有志於復三代之治矣

煬皇帝名廣文帝之子在位十有三年

大業元年乙丑

二年丙寅有沙彌道信來禮三祖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璨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林子曰外能不縛於慾內能不縛於法即所謂內外兩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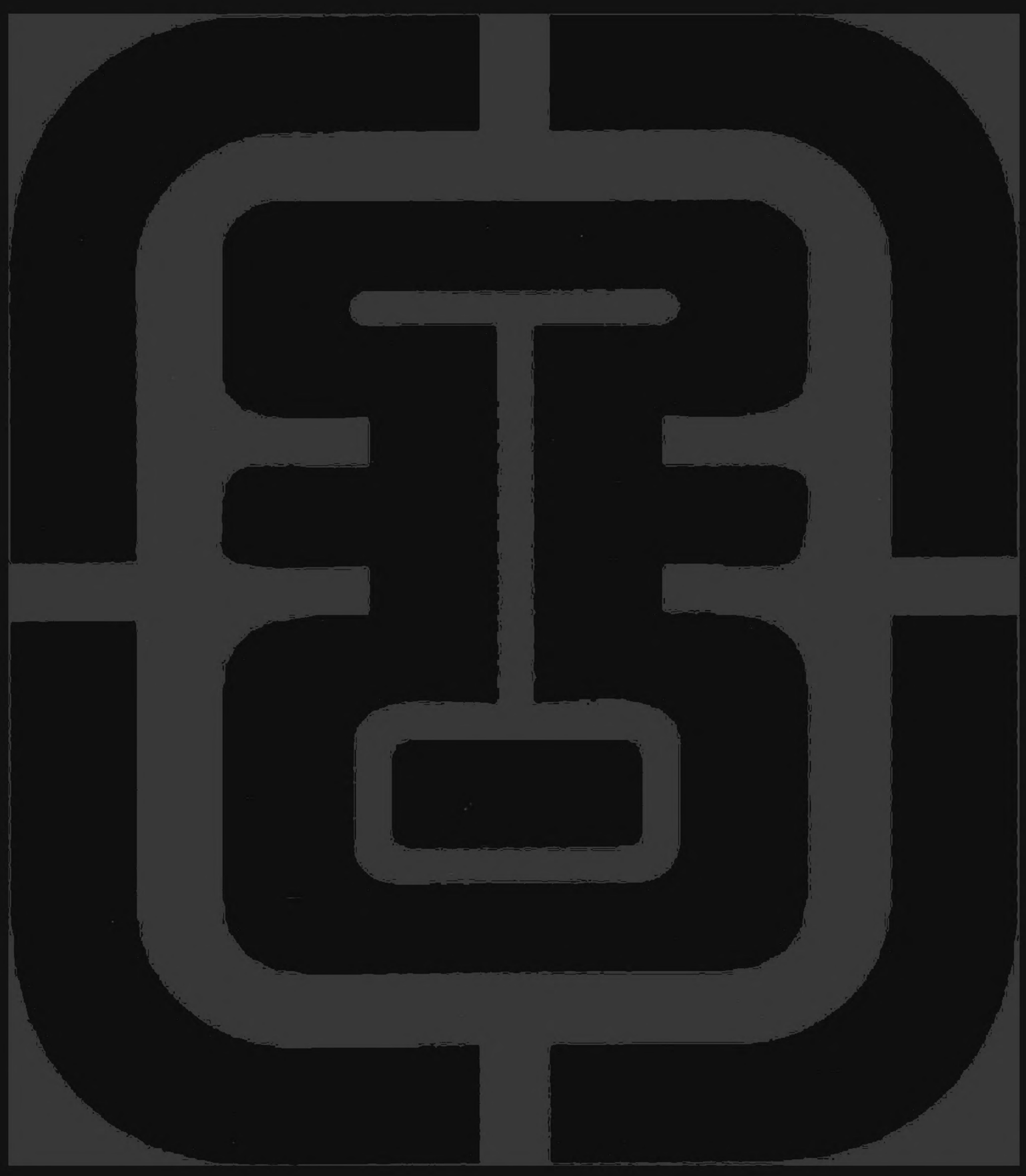
四年戊辰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命法師慧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矣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矣通茫然不知所對

林子曰既曰混成又安有物老子特借物字以强名之且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謂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既生即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

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於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即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即是先天地生。則斡旋之道在我矣。

五年己巳　先是大業初下令。僧道有所啓請。先須致敬。然後盡禮。此令僧竟不奉行。勑云。條式久行。因何不拜。道流聞命即拜。沙門明瞻以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昧。而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而不拜。不懼顯戮。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作南郊中有人焉。

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在位二年

義寧九年丁丑

會編卷之四終